

随笔

传承

■朱玉柱

有一种信仰,穿越戈壁风沙,历经军旅岁月,扎根寻常烟火,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。

八一建军节悄然临近。于我而言,“八一”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符号,而是刻在血脉里的勋章,是融入家风的传承。从父辈扎根高原铸国之重器,到我戎装十三载、初心守家国,再到幼子奔赴军营接续荣光,我们一家三代人,以赤诚赴山河,以坚守护国防,把平凡的一生,书写成忠于家国的滚滚篇章。

我的父亲朱西庆,是隐于戈壁滩深处的无名功臣,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一线的普通工人。1958年12月,父亲告别故土亲友来到青海,为铸就大国盾牌、守护山河安宁,扎根茫茫戈壁,在“农场”整整二十六年。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,核事业从零起步。戈壁朔风凛冽、黄沙漫天,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,磨洗着岁月,也淬炼着初心。那里没有鲜花掌声,没有功名赞誉,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、精益求精的钻研,以及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的缄默。父亲和无数同仁隐姓埋名、默默耕耘,以毕生坚守托举大国重器,迎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响彻寰宇的巨响。当蘑菇云腾空而起、举国欢腾之时,他们依旧深藏功名,驻守高原,把最好的年华全部奉献给了祖国。

诗歌

致敬“八一”

■李书军

有一种浑厚、高亢的最强音是军号
有一个普通、响亮的名字叫军人
有一个纯洁、高尚的灵魂是军魂

看
血染的军旗
历经九十九年的雨淋日晒
依然鲜红透亮

听
汗水谱写的军歌

传唱九十九年的寒来暑往
依然慷慨雄壮

挺立的橄榄绿
筑起万道无缝的围墙
日夜阻挡
风雨冰霜

倒下的
英名传世
直立的
荣耀边陲

“八一”敬礼

随笔

砺剑原是为安澜

■刘建峰

炎炎夏日,我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,心底原本的崇敬,慢慢沉淀为一份深沉的通透。陈列的兵器旧物、岁月遗存,无声诉说着百年风雨。从前我总以为,强军砺剑,是为征战四方、彰显国威,直至缓步穿行展厅,触摸一段段厚重过往,才真正感悟到:先辈披甲执戈,后世打磨重器,从来不为杀伐,只为山河无恙、世间安澜。

抗日战争展厅中部独立的展柜里,静静陈列着一把八路军使用过的三八式步枪。枪身木柄被长年握持磨出深浅不一的凹痕,表层红棕漆面大片剥落,枪管外侧磕碰出好几处凹陷,枪口附近还留有一道浅浅的烧灼痕迹。枪栓推拉部位早已被岁月摩挲得光滑湿润。它熬过山林行军的日晒雨淋,扛过寒冬阵地的霜雪冰冻,是战士们最可靠的战友。一旁零散摆放着挤压变形的军用水壶,还有一件件补丁摺着补丁的军装,布料早已陈旧,却承载着最坚定的信仰。

百年之前,山河动荡,风雨飘摇。那时的革命军人,没有精

良装备,没有稳固后盾,他们手握这般老旧兵刃,以血肉作铠甲,以筋骨筑长城,于绝境之中拿起刀枪,并非向往战火,只因乱世浮沉里,唯有挺身抗争,方能护住身后的家国与百姓。凝视这把饱经风霜的步枪,我忽然明白:先辈拿起武器奋起反抗,是被逼无奈的守护,是绝境求生的赤诚,只为不让山河破碎,不让百姓流离失所。

缓步行至抗美援朝专题展区,心绪陡然沉静。冰冷的展柜里,陈列着志愿军战士穿过的胶鞋、用过的碗筷、留存的旧衣服。这群正值韶华的年轻人,身着单薄棉衣,怀揣滚烫信仰,在极寒雪原潜伏坚守,装备悬殊、环境酷寒、物资短缺,重重困境都没能阻挡他们浴血冲锋。

讲解员轻声回溯峥嵘过往:无数战士埋骨异国他乡,一生短暂,却以血肉之躯为家国搏出生机。当年他们奋勇杀敌、以身赴险,所求从来不是功名勋章,不过是打赢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斗,让后代远离战火硝烟,让故土不再遭受列强欺凌。硝烟弥

漫的年代里,每一次亮剑、每一场鏖战,都是为了终结动荡,为后世换来长久太平。

继续向前参观,展陈内容悄然转换。老旧枪械不再占据展厅核心位置,宽敞的展厅里整齐陈列着99A主战坦克实车、歼-20隐身战斗机模型、东风系列洲际弹道导弹模型与山东舰航母模型。从昔日缺枪少弹、仿制摸索,到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之重器巍然林立,国防装备迭代升级,见证着强国强军之路步履铿锵。

威武先进的装备静静伫立,肃穆庄严。凝望这些历经打磨的大国重器,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:乱世执戈,为求生卫国;盛世砺剑,为守土护安。如今我们潜心研制99A主战坦克、歼-20隐身战斗机等国防重器,日夜钻研、久久精进,绝非为挑起纷争,而是手握硬核底气,暗藏威慑锋芒,让战乱永不重演,让山河恒久安宁。所谓大国强军,最高境界从不是好战善战,而是以实力止战,以军力护安。

展厅里游人络绎不绝,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。孩子们

天真懵懂,对着威武的坦克、战斗机满眼好奇,聆听长辈讲述峥嵘岁月。他们生长在太平盛世,未曾见过狼烟四起,未曾亲历颠沛流离。这份无忧无虑的安稳生活,正是无数先辈以身铺路、后辈潜心砺剑换来的最好答卷。

一座军事博物馆,藏尽百年烽烟,见证山河巨变。馆内是尘封的战火记忆、浴血抗争的艰苦过往;馆外是车水马龙的都市繁华、烟火寻常的盛世图景,一墙之隔,便是先辈穷尽一生为之奔赴的山海安宁。

走出军事博物馆,清风拂面,阳光洒落肩头。回望巍峨的场馆,心中豁然明朗:百年风雨征程,无数先烈执戈前行、默默坚守,一代代科研与军工人员打磨兵器、精进国防,贯穿始终的初心从未动摇。世间来之不易的太平,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顺遂,而是以利刃震慑纷争,以强军守护山河。

回望硝烟,铭记牺牲,砥砺前行。原来,百年之间所有披甲从戎、潜心砺剑,初心皆是守护人间岁岁安澜。

散文

柏子香

■王心安

鹿邑这地方,我待了两年半。城不大,旧旧的。走在街上,总能闻到一股子尘土混着草木的安稳气。城中心有座老君台,传说老子在那儿升了仙。台上的柏树,岁数怕是比较还大,树干黑黢黢的,扭着劲儿往天上钻,像是从古画里走出来,忘了回去。风吹过,叶子不大动,只窸窸窣窣地响,像在嘀咕几千年来的旧事。

当地人敬这些树,像敬神。逢年过节,台下总有人焚香。那香不是铺子里卖的寻常货,是用老君台上柏树结的柏子做的,唤作“柏子香”。我在鹿邑时,只当它是个风雅名目,并未在意,后来离开了,有个朋友来看我,拎了几盒。傍晚无事,试着焚了一回,才觉得这小东西有点儿意思。

取一支香。不过筷子长短。是原木的本色,不施脂粉。摸上去,微微有些颗粒。闻一闻,没有那股子霸道的香,倒有一股清冽的苦涩,混着点松脂的暖意,像刚下过雨的山林。划一根火柴,“噗”一声,火苗跳一下就灭了,只留下一星红豆似的炭火,一缕青烟便悄无声地升了起来。

这烟有意思,不直不散,懒懒地打着旋儿,像一团有生命的活物。香气也跟着这烟飘,不浓,却扎实,不冲,却留得住。初闻是苦的,是柏叶碾碎时的清气,再闻,竟品出一丝甜来——这大约是柏子里的油膏被炭火慢慢烤出来的缘故。

我常在午后点一支。窗外市声隐隐,是车马喧嚣,是人间匆忙。窗内,这一缕烟,就把整个空间撑得安静了。我搬个小凳坐着,什么都不做,只看烟。它起先是一缕细线,渐渐变粗、变淡,盘旋而上,像个贪玩的孩子。阳光从窗格子漏进来,给它镶了一道金边,看得人心里一片澄明。这香的好,一半在天,一半在人。后来我回鹿邑办事,特意去看做香的老师傅。老师傅姓李,六十多岁,手指关节都变形了,是揉香泥揉的。他说,做这香,急不得。

先得采柏子。不是天天都能采,得掐在夏秋之交那几天。青的、没裂口的、颗粒鼓鼓的,才好。李老师傅搬梯子上台,一颗一颗往下摘,顺手捎带点小枝。摘满一筐,青碧

碧的,在太阳底下泛光,像半筐还没醒的梦。

回来先“杀青”。我站在灶边看,水一滚,柏子倒进去,十几秒的事。老师傅眼睛不眨,柏子颜色一变,抄箴篱就捞,多一秒黄,少一秒生。他不说话,手里有数。捞出来摊开,不能在太阳下晒,得在屋檐下阴着,风慢慢把水汽带走。

接下来是“酒浸”。这步有点意思。柏子入罐,倒黄酒,没过面。封了口,塞进角落里,不见光,也不动它,就那么待七天。老师傅说,酒要把苦气逼出来,把油引出来,香才不“生”。七天后取出再阴干,壳一捏就碎,脆得像薄薯片。

这时候才上石磨。慢碾,细筛,筛到手指捻着没渣子,才算好。老师傅说,八十目、九十目,那是书上说的,手上知道就行。粉里兑上榆树皮的黏粉,加水 and 成香泥。这活计跟我家老太太揉面差不多,得费力气,揉到香泥浑身通泰、柔韧听话。然后醒上一两个时辰,让粉和黏合剂彻底融合。最后压成线香,一根一根理齐了,摆在竹匾里阴干。干透了,还得入缸“窖藏”,说是要“退火”。一个月后,香气才算沉下来。

听着这些,再看手里的香,分量便不同了。这哪里是一支香,分明是把老君台的日光、风声,还有那那布满老茧的手的温度,都揉在了一起。难怪它燃起来不急不躁,有一种笃定的温厚。

城里的人,日子总是过得飞快,大家都在追赶什么。我也曾是赶路人,心里塞满了事,像一间堆得太满的屋子。可在这柏子香的烟气里坐一会儿,心就不知不觉空了下来。那些烦心事,仿佛都被这缕烟裹挟了去。不是忘了,是觉得不那么要紧。天大的事,也抵不过此刻这一缕安闲的烟。

烟熄了,只余一小截灰白的余烬,轻轻一碰,就散了。屋子里还留着淡淡的气味,要好一阵子才散尽。这味道,不张扬,却很有耐心,像一段美好的时光,过去了,回味还在。

书架上的香盒子,不看它,它也在。偶尔抬头,仿佛又听见老君台的风声。

诗歌

故乡的田野(外一首)

■李光灿

隔着一道土墙,玉米在疯长
高粱顶着穗子招摇
只有大豆把姿态放低,花生更

陪着庄稼一季又一季青黄
总有人老去,有人正年轻
故乡的田野丰美如初,万物蓬

低
把果实埋进土里

八月的故乡

天空蓝得像一片海洋
白云掀起浪花,飞鸟追风逐浪
远处的一棵树孤独地站在田野

边上
但它的视野开阔,能看到更远的

地方
南风摇动树枝,树冠托起阳光
洒下一片阴凉

河面漾开银蓝色的波光
岸柳舒展苍绿,摇曳着修长的

三两位老人在树下闲坐
拐杖撑在一旁,攀谈起过往

枝条
熟透的石榴晕染开一片殷红的

几对孩童在小路上奔跑,黄狗

云霞

汪汪
爽朗的笑声在旷野间回响
树把记忆刻成年轮

泥土沉醉着湿润的棕褐

人把记忆留存于脑海里,念念

遍野的色块肆意地层层铺展

不忘
这将是他们最惬意的时刻

晚风抹匀了万千斑斓

故乡把一整个盛夏的浓烈色彩

尽数酿成八月的绚烂